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

定價大洋七角

著者 林 庚 白

發行者

上海山東路二〇五號
晨報社出版部
電話九一四九四號

印刷者

上海海關路南興坊
新民出版印刷公司
電話三三三八號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牙樓隨筆

庚白自署



原书空白页

子樓隨筆

子樓隨筆

壬戌秋間客昆明，偶於督署邂逅韓鳳樓參贊，爲言：川滇黔聯軍時代，與章太炎同居幕中，每宵分輒聞悉悉率率聲，自太炎室出，習以爲常，亦不之怪。一夕被酒醒，好奇心動，隔板壁窺之，則太炎先生方正襟危坐，取其行篋所貯紙幣，一一羅列於燈前，纍纍然綠、紫、紅、藍、黑、諸色，與燈光相掩映，太炎先生顧而樂之，口喃喃有辭，若者爲五元，若者爲十元、百元，檢點既竣，復扃之篋衍，徐就寢，其錢癖有如此者。

袁世凱僭號「洪憲」，人咸以爲出自「籌安會」六君子之勸進，翁廷知有國際背景在，蓋老於中國情況之故英使朱爾典實慫恿之。友

人某君，曩爲袁氏掌記室，數參樞要，曾出示朱爾典與袁氏祕密談話之副本，竟謂中國如帝制，英可相助，且允以疏通日本；言甘而意毒，袁氏果爲所愚，以自戕其身。原文余舊有彙錄，置平寓，會當馳書屬家人覓取，續爲揭櫫，亦中國外交上祕史也。

民元唐少川爲國務總理，年五十有二矣，乞婚於今夫人吳氏，時吳裁二十一歲，迺要唐以必去髯，且盡遣妾媵，議始定。頃者陳友仁嘗蓄微髯，與張靜江先生之女公子荔英結褵歐洲，年事相懸亦三十許，顧未嘗去髯。二君同爲外交官，同以老大娶少艾，何髯之有幸有不幸耶？

辛亥改革時，舊官僚詫爲天地古今未有之奇變，一時風氣所趨，力矯腐敗之習尙，嚮於舊京習聞之大人、老爺等稱呼，盡易爲先生矣。相傳徐世昌詣世凱，聞者報「徐先生來謁」，世凱赫然怒，詎聞者謂

「他是汝那一輩子的先生？」聞者亟改稱「徐中堂」，色始霽。茲事雖細，於以見世凱之心理與思想，蓋皆已陳腐不可救藥，宜其終畔共和也。

舊官僚而略具新知，揣摩之術，恆加人一等，迴非今之黨販、文氓，所堪望項背。北洋渠帥，習爲豪奢，遼東上將軍其尤也。所謂上將軍者，嘗與某部長博。部長固翩翩名流，頗以文章經濟自矜許，然爲保持祿位計，則亦日伺顏色於上將軍之側。一夕共博甚酣，上將軍負三十餘萬金，悉數作孤注，部長摸索得「天牌對」，僞爲「整十」，（「整十」者牌九中不入點也。）如所負償之後，託辭出，比復入局，又佯爲誤償者，出牌以示局中人，旋自退席，上將軍私甚德之。其機變誠不愧巧宦哉。

余雖服膺「唯物觀」，而結習未忘，於舊社會迷信之說，間有不能盡解者，詩識其一也。林宗孟兄弟，與余相友善，介弟寒碧，丙辰間

主時事新報編輯事，數過從論詩。其死前二三日，以贈別之作見示有「領取車行已斷魂」之句，意謂「傷離惜別」之情，使人不勝「盪氣迴腸」耳，詎竟以誤觸汽車死，真乃「領取車行已斷魂」，豈真冥冥中有定數在耶？又甲子春半，余方創辦復報，宗孟自瀋陽寄詩，有「欲從負販求遺世」之句，余報書戲謂「遺世而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」，赤壁賦中銜接語，君其將羽化也乎？翌冬郭松齡之變，君果死於亂軍中，奉天軍隊，以君狀似日人，恐釀成交涉，遂焚其骸骨，真乃羽化矣。

瀋陽楊宇霆，在奉軍中，功高震主，卒以此自慘，蓋猶是武人本色，失之羸疏也。然其才氣，有足多者。王戎直奉之役將作，余銜命度遼，參與所謂幹部會議，宇霆出所草通電，有『黨爭藉口，以法律事實爲標題；軍閥弄權，據土地人民爲私有』之句，讀電稿時，聲琅琅若秀才舉人誦闈墨者然。蓋所指者新舊國會及直系軍閥，而得意揮

毫之餘，忘其本身亦爲軍閥，不啻「夫子自道」，至可笑。

余與唐繼堯，初未謀面，己未冬，忽累電見邀，所以推崇者備至。會余將有事於滇，遂間關赴之。居昆明三十餘日，禮爲上賓，凡軍國大計，必數諮而後行。壬戌之歲，復招往，余勸其以滇事屬所部，而遴選精銳，自將入粵，佐總理孫公北伐，必可爲中原闢一新局面，繼堯第唯唯而已。一夕飲於五華山之陰，蓋繼堯私邸也，自帥府隧道入，林園幽邃，館舍美奐，儼然若「洞天福地」，繼堯故多妾媵，則羣居於此。酒闌留共話，余微聞其有煙霞癖，但款余與周鍾嶽時，必撤去，因知其懷安，語次頗委婉相喻，繼堯喟然曰，『衆難金石之言，我非不知，顧一念及，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功業何爲者！』余爲嘆惜。所策旣不行，未幾引去。越五年，聞其部曲譁變，憂鬱死。此與李存勗之末路，蓋相彷彿。聲色、居室之奉，其誤人亦甚矣哉。

民國九年，直皖之戰，段祺瑞所部邊防軍，與徐樹錚新領之西北軍四旅，先後降潰於敵。時爲祺瑞策劃者，閩人曾毓雋、梁鴻志。洎直系戰勝，遂通緝此數人，以「安福」之罪惡歸之。余舊有哀河北文，文用駢儷，頗精警，惜不復記憶，僅記其中兩聯云：『陳陶短房公之氣，相州潰郭令之兵。知者以爲朱溫篡唐，禍由崔育，不知者以爲安石誤宋，罪在惠卿。』雅有爲祺瑞與毓雋、鴻志開脫之嫌，實則北洋軍人以暨其依附之政客官僚，等是一封建集團，其意識與情緒之出發點，皆以封建社會傳統之思想爲其基礎，固不易軒輊其功罪、是非與善惡也。

同光以來舊詩人，大都「食古不化」，所爲詩雖佳，勘以經歷之生活，則遠不相符，且於新事物，堅不願入詩。余知李杜蘇黃生於今日，見之必將齒冷，蓋諺所謂『活人面前說鬼話』也。然新詩則又往

往剽竊歐美詩人之唾餘，務求其貌似，而不顧及中國社會之生活，有未盡吻合者。余曩有關於黃包車夫之七律一首，又語體詩上海車夫三部曲三首，頗自以爲「鞭辟入裏」之作。錄之以質讀者：

途次人力車夫就余乞錢買燒餅

勞力方隅自萬千，悽辛最此損天年。忍飢到晚將求餅，及我停車暫乞錢。流俗錙銖微近刻，匹夫道路倘能賢？國貧世亂交親蹙，端有無窮八口憐。

上海車夫三部曲

「黃包車」

黃包車，頂着風；車夫使勁望前奔。衣衫前後是窟窿，渾身尙汗眼發昏，水米不曾進喉嚨。車上客人臉紅紅，嘴邊噙着「白金龍」。斜披大氅猓猓猴，飯館出來去辦公。半天才到「老西門」，大罵猪

囉豬祖宗。車夫使勁望前奔，水米不曾進喉嚨！

「包車夫」

包車來，雪亮新打成。車夫名字叫阿金，中飯起來吃點心。我們主人是明星，天亮剛剛閉眼睛。出門等到三點零，舞場、公司、卡爾登。叮噹叮噹踩電鈴，我比伙計們機靈，這樣才是生意經。他們整天跑不停，牌照還要幾兩銀，我們主人是明星！

「汽車夫」

鳴，鳴，鳴，汽車回，大小車夫坐並排，奴才還要使奴才，闖禍只要有錢賠；主人的油隨便揩，姨太、小姐，身邊挨。漂亮西裝高身材，走到旁處像「小開」。眼看下工親眷回，滿滿一車用手推，比起我來太吃虧。大小車夫坐並排，奴才還要使奴才！

「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」，此自中國之傳統觀念而言耳。其實社

會之道德、習慣，類與其社會之組織，有密切關係，何者爲善，何者爲惡，初未有固定之標準，故此一社會以爲優美之道德、習慣，而在彼一社會之觀點，或適得其反。中國人士，囿於傳統之觀念，往往忽略此點。余嘗與友人言，男女在社會上，本應平等，然爲社會之組織所拘束，舍「社會主義」之國家外，幾無或真正平等者。封建社會以氏族爲本位，故中國歷來，舉婦女屬於氏族，例如「婚」字爲女氏之日，蓋隱示婦女以嫁後乃獲有完全之人格也。觀於中國婦女冠夫姓，此又顯然表示屬於一氏族之意。資本社會以個人爲本位，故現代各國，舉婦女屬於個人，例如 *Marriage* 字，*Mar* 爲夫，*age* 爲年齡，蓋隱示婦女以有夫之年。觀於歐美婦女嫁後，輒稱爲某某夫人，此又顯然表示屬於個人之意，舉隅以類推，可知凡習俗皆社會之組織爲之，非必一成而不可變也。

中國舊文藝，有所謂「詩鐘」之體格，係以七字一聯爲定律，或任拈平仄二字，分別嵌入上下聯，或則任舉何事物，以性質絕不相類，或相類者，分別咏述之，前者爲嵌字體，後者爲分咏體。友人某君談及分咏詩鐘之一，洵可謂「語妙天下」，亟錄以餉同好，題爲「便壺」，「留音機」，上下聯爲『放眼洞觀天下勢，知音難覓箇中人』。讀之使人捧腹絕倒。又「啞叭」，「盲子」，一聯；亦雄渾可誦，聯云：『萬事關心渾不語，一生到眼總無人』。

亡友田梓琴，直諒多聞，忠於革命，丙辰丁巳之交，共事國會，數集余寓齋，作撲克戲，戲則必屢負，蓋不善機詐也。晚歲思想益迂舊，所主纂之太平雜誌，文筆絕類墨卷。其尤足解頤者，清黨紀實文中數語：『何謂黨？有所標榜之謂黨。何謂清？不合濁流之謂清。何謂共產黨？言共產黨之言，行共產黨之行，風共產黨之風，是謂共產』

黨。』如此解釋清黨，更如此解釋共產黨，直是聞所未聞。余寄以一詩，有「斷爛陽秋盡付君」之句：梓琴怒，報書相詬，自是不復通音問。隣笛山陽，徒呼負負。

余夙不喜曾國藩所爲，偶翻其全集，有相人訣，造語皆深刻，略云：『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，功名看氣概，富貴看精神，風波看腳根，主意看指爪，若要着條理，須在語言中。』蓋非入世久，閱人多者，不能道其隻字。國藩與胡林翼，同爲滿清名臣，然當日中國國情及邦交，類極單純，而世界資本主義，亦甫孳長，猶是閉關之中國，若「太平天國」烏合之衆，本不足一擊，曾胡遭際時會，遂享盛名。觀國藩暮年在直隸總督任內，束手於天津教案，以憂鬱死，林翼見英公司小火輪駛入長江，乘風破浪，瞬息即逝，輒駭然瞠目搖手曰，『此非吾輩所知也』，言已竟昏厥，則知博古而未通今，曾胡固亦阮

籍登廣武原所謂「豎子成名」耳。

已故之閩人某公，廣蓄姬妾，顧五日僅一當夕者，且必先事於榻畔燃淡綠色電燈，徐裸露其妾，鞭私處至腫痛，始交接，謂非此不樂。以故妾多逃亡去，老遂塊然獨處，縱飲白蘭地酒以終。戚屬或附會迷信，以爲是非凡人，余則斷爲生理上自有其變態之構造。近代醫學，愈益昌明，其將何以解之？！

曩在北平，偶與三數朋輩恣談，雜莊諧。梁鴻志道其客丁沽時，有友介一女郎與遊，遂同詣平安電影院，幕方半，女郎暱就鴻志，探手於袴，且摩挲焉，鴻志爲賦絕句二首，極雋妙，第不諗曾作妄語否？！絕句云：『無燈無月光明夜，輕暖輕寒懺悔時。慚愧登迴偏觸坐，與摩戒體費柔荑。』又云：『鼎鼎百年隨電去，纖纖十指送春來，老夫已辦天涯老，欲賦閒情恐費才。』

直系當權時，有所謂保洛兩派，保定派以王承斌，高凌蔚，王毓芝，吳毓麟等爲領袖，張志潭爲之謀士。洛陽派則爲高恩洪，孫丹林諸人，悉與白堅武相結納，一唯彼之孚威上將軍馬首是瞻。所謂孚威者，固主張俟平，粵平奉後，徐圖擁戴「三爺」爲總統；「三爺」者，曹錕之別稱也。而保派則亟不能擇，欲先去黎，辦「賄選」。相持久，卒以承斌與舊國會議長吳景濂爲師生，用景濂策，主急進，時則號稱「小孫派」之議員，以溫世霖關係，亦踴躍將事。保派之主持選政者，聲勢益張，區分議員之價格爲若干等，其負時譽者，高或數萬金，次焉亦萬金，其在國會中，能號召徒黨著，價格相侔，普通之議員，則一律爲五千金。選舉之前一夕，麇集甘石橋俱樂部，作廣大之牌九戲，於是諸色議員人等，羣抱持紙幣或支票來，博場旣張，佐以倡優，及其他娛樂，酒闌夜盡，此輩議員之青蚨，什九傾其囊橐而飛。

去。有與承斌等交厚者，則私自求益，極媚行煙視之態，名裂而財亦隨之。蓋中國士大夫階級之貪污性，與憲政成一正比例，是亦今日倡爲憲政救國論者，所當一「長顧却慮」也。

吳佩孚於封建社會之道德律，與其傳統之學說，頗用自矜持，而使人「忍俊不禁」者，則值外賓請謁時，輒喜誇張中國之文化。如謂耶蘇爲老子之裔，老子過函谷關，蓋卽遠適西方以行道，觀於耶蘇之耶字，卽自老子名李耳之耳字而來，又言歐俗脫帽舉手禮，中國固已早有之，拿字卽其象形，皆妄誕無足稱。丙寅以陳嘉謨所領鄂軍之翼戴，復起主持北方政局，益驕恣。洎國民革命軍取長岳，佩孚之記室，以鄂督署急電進，蓋密告蔣介石到長沙督師者。佩孚方微醺，卽奮筆批云，「蔣介石到長沙，石沈於沙，其何能爲！」竟置不報。居無何，革命軍屢捷，且進逼武漢三鎮，佩孚始率所部，以靳雲鵬爲先驅